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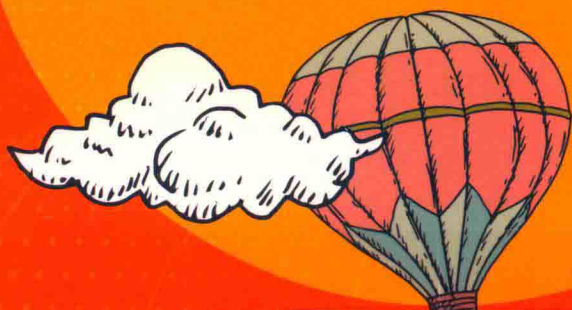
Jules Verne

凡尔纳科幻4部曲

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-vingts jours

八十天 环游地球

[法] 儒勒·凡尔纳 著
海狸 译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八十天环游地球

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-vingts jours

[法] 儒勒·凡尔纳 著

海狸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凡尔纳科幻4部曲 / (法) 儒勒·凡尔纳著 ; 海狸, 李晓冰, 曹剑译. — 上海 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535-1018-7

I. ①凡… II. ①儒… ②海… ③李… ④曹… III.
①科学幻想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08462号

出版人: 姜逸青
策划: 阿卡狄亚
责任编辑: 罗英 王茗斐
特约编辑: 李会
封面设计: 李佳

书名: 凡尔纳科幻4部曲·八十天环游地球
作者: [法] 儒勒·凡尔纳/著
译者: 海狸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
地址: 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
发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印刷: 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 010-80215076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
印张: 87.75
印次: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书号: ISBN 978-7-5535-1018-7
定价: 139.80元(全四册)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菲 利 斯 · 福 格 和 万 事 通 成 为 主 仆 / 1
- 第 二 章 万 事 通 确 信 自 己 如 愿 以 偿 / 5
- 第 三 章 一 场 会 使 福 格 先 生 付 出 巨 大 代 价 的 打 赌 / 8
- 第 四 章 菲 利 斯 · 福 格 使 万 事 通 大 吃 一 惊 / 14
- 第 五 章 一 种 新 股 票 在 伦 敦 发 行 / 17
- 第 六 章 费 克 斯 警 探 心 急 如 焚 / 20
- 第 七 章 检 查 护 照 毫 无 用 处 / 24
- 第 八 章 万 事 通 似 乎 说 多 了 / 27
- 第 九 章 菲 利 斯 · 福 格 顺 利 穿 过 红 海 和 印 度 洋 / 31
- 第 十 章 万 事 通 赤 脚 逃 了 出 来 / 36
- 第 十 一 章 菲 利 斯 · 福 格 花 天 价 买 了 一 头 大 象 / 40
- 第 十 二 章 菲 利 斯 · 福 格 和 同 伴 冒 险 穿 越 印 度 丛 林 / 47
- 第 十 三 章 万 事 通 再 次 证 明 , 幸 运 总 是 向 勇 敢 的 人 微 笑 / 53
- 第 十 四 章 菲 利 斯 · 福 格 无 心 欣 赏 恒 河 美 景 / 58
- 第 十 五 章 旅 袋 里 又 损 失 了 几 千 英 镑 / 63
- 第 十 六 章 费 克 斯 装 作 一 无 所 知 / 68
- 第 十 七 章 从 新 加 坡 到 香 港 的 经 历 / 72
- 第 十 八 章 菲 利 斯 · 福 格 、 万 事 通 和 费 克 斯 都 很 忙 碌 / 77
- 第 十 九 章 万 事 通 竭 力 维 护 主 人 / 81
- 第 二 十 章 费 克 斯 直 面 菲 利 斯 · 福 格 / 87

- 第二十一章 “坦卡戴尔号”几乎失掉奖金 / 92
- 第二十二章 即使在地球另一端,口袋里也要有些钱 / 99
- 第二十三章 万事通长出了长鼻子 / 104
- 第二十四章 横渡太平洋 / 109
- 第二十五章 旧金山选举 / 114
- 第二十六章 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特别快车 / 119
- 第二十七章 万事通在火车上听摩门教传道 / 123
- 第二十八章 万事通找不到听众 / 128
- 第二十九章 铁路上事故频频 / 135
- 第三十章 菲利斯·福格的职责 / 141
- 第三十一章 费克斯完全为了菲利斯·福格 / 147
- 第三十二章 菲利斯·福格与厄运搏击 / 152
- 第三十三章 菲利斯·福格处变不惊 / 156
- 第三十四章 万事通的俏皮话 / 162
- 第三十五章 万事通执行主人的命令 / 165
- 第三十六章 “菲利斯·福格”股票炙手可热 / 170
- 第三十七章 菲利斯·福格除了幸福,什么也没得到 / 173

第一章

菲利斯·福格和万事通成为主仆

1872年,伯林顿花园萨维尔街7号,居住着一位叫菲利斯·福格的先生——1816年,谢里登^①正是在此谢世的。福格先生似乎从未做过任何令人瞩目的事情,可是他却是伦敦改良俱乐部^②里最特别、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会员。

谢里登是一位曾为英国增光的杰出演说家。而继他之后,成为这座住宅新主人的福格先生,却是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,没有人了解他的历史。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高雅的绅士,是英国上流社会最优秀的一员。

有人说他的相貌与拜伦^③相像——只是头部相像,至于他的脚则完好无损。不过他却是一个两鬓和嘴唇上留有髭须的拜伦,而且性情稳重,即使活到一千岁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改变。

福格无疑是一位英国人,但或许不是伦敦人,因为从来没有人看到他出入交易所、银行,甚至在伦敦老城的任何一家商行都没有看到过他的身影。在伦敦的任何一个港口或是码头,从来没有停泊过一艘船主名为菲利斯·福格的船只。这位绅士也从不参加任何一个行政管理委员会。无论律师协会还是四法学会^④的中院、内院、林肯院或是格雷院,都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。此外,他从未在大法官法庭、女王御前审判庭、财政审计法庭、教会法庭等地解决过法律纠纷。他既不参与工业,也不从事农业;既不经商,也不放债;既不加入英国皇家

①谢里登(1751-1816),英国剧作家、政治家、演说家,代表作有《谣言学校》和《评论或排练的悲剧》。

②改良俱乐部,英国著名俱乐部,成立于1830年。

③乔治·戈登·拜伦(1788-1824),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,著有大量抒情诗,并有《唐璜》、《恰尔德·哈罗德游记》、《该隐》等叙事长诗。脚自幼残疾,因此常常受母亲讥笑。

④四法学会,又称四法学院,包括中院、内院、林肯院和格雷院,都位于伦敦中区,为英国律师检定机构,设有许多律师事务所。

学会,也不参加伦敦学会;既不是手工业者协会成员,也不是罗素^①学会会员;西方文学会没有他的位置,法律学会也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,更不见于仁慈的女王陛下亲自主持的科学艺术联合会。总之,在英国首都伦敦,从亚摩尼卡学会到以消灭害虫为己任的昆虫学会,诸如此类的众多机构,他都不是其中的会员。

福格先生只是改良俱乐部的会员,仅此而已。

有人会感到惊奇,像福格先生这样一位古怪的绅士,怎么能成为改良俱乐部这样尊贵的团体的会员呢?原来,他在巴林兄弟^②银行开有户头,而且上面一直有大笔存款。他开的支票又总是“见票即付”,因此赢得了很高的信誉,于是巴林兄弟举荐他加入了这个俱乐部。

福格先生是一位有钱的绅士吗?这一点,自然毫无疑问。可是,至于他的财富来自何处,即使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也无从得知。当然,这个问题只有福格先生自己最清楚。因此,想要了解的人最好是去问他本人。无论如何,福格先生是个从不挥霍的人,但也绝不吝啬。因为无论在任何地方,如果公益事业或慈善机构缺少经费,他总是默不作声地赞助一些,甚至不留下自己的姓名。

再没有比这位绅士更不愿涉足社交界的人了。他总是沉默寡言,似乎因此愈加显得神秘莫测。可是,他的生活很有规律,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规规矩矩,一成不变,因此更加引发了人们的好奇。

他是否曾经出门旅行呢?这很有可能。因为谁的世界地理知识都不会比他的更渊博,即使那些最偏远的角落,他似乎都了如指掌。有时候,他只需要简单的几句说明,就可以澄清俱乐部里议论纷纷的、有关一些旅行家失踪或迷路的消息。他总是能够指出这些事件发生的真正起因,仿佛他能够看到千里之外的事情,而事实最后总是证实他的意见完全正确。这位先生或许漫游过任何一个地方——至少在想象中如此。

不过,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。那就是多年以来,福格先生从来未曾离开过伦敦这个城市。那些对他的了解有幸比其他人士稍多一些的先生证明:除了从他的住所笔直地通往俱乐部的路上,人们每天都能够见到他;而在其他地方,任何人都不会见到福格先生。

福格先生仅有的娱乐就是看报和打“惠斯特”^③。这种安静的消遣方式似乎非常适合他安静、刻板的天性,因此他往往是牌局的赢家。但他赢的钱从不放入自己的口袋,而是作为慈善捐款,这在他的财政支出中占有重要份额。不

①罗素,英国一个显赫家族。此时,英国政治家约翰·罗素(1792-1878)为这个家族成员。英国著名数学家、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威廉·罗素(1872-1970)也是这个家族的后代。

②巴林兄弟,19世纪英国两位著名的金融家,在伦敦设有巴林兄弟银行。

③惠斯特,一种四人扑克牌游戏,两人一组,共52张牌。最后一张牌,为王牌花色。

过,需要特别声明的是,福格先生打牌显然是出于娱乐的需要,并不是为了赢钱。对他而言,打牌是一场战斗,是一场与困难进行的角逐。当然,这种角逐不需要运动,无须动用四肢,也不会太过劳累,因此完全适合他的风格。

人们都很清楚,福格先生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——对于那些异常本分的人来说,这种可能不是没有。但是,他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——这种情况,却实属罕见。菲利斯·福格先生孤身一人,居住在萨维尔街那座住宅中,从未见到有客人拜访过他。因此关于他个人的生活起居,人们无从谈起。他家里只有一个仆人,这似乎已经足够了。中午和晚上,他总是在俱乐部就餐,而且就餐时间如同钟表一般准确无误。他就餐的地方,总是同一餐厅的同一张餐桌旁。他从未邀请过任何会友一起就餐,也不见招待过任何一个生客。晚上十二点钟,他总是准时回家就寝,从未使用过改良俱乐部为会员们准备的舒适客房。每天二十四小时,他有十个钟头在自己的家中度过,或者是在睡觉,或者是在梳洗。在俱乐部的时间,他即便是起身走走,也是按部就班地在铺有镶花地板的门厅或者回廊,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。走廊的天花板,是一个由蓝色彩绘玻璃装饰的拱顶,由二十根希腊风格的爱奥尼亚式红色岩柱支撑。不论晚餐或是午餐,俱乐部的厨房、储藏室、海鲜渔场和牛奶房总是给他的餐桌摆上最鲜美可口的食品,那些身着黑色礼服、脚穿厚软底鞋的侍者,总是神态庄重地把最高档的餐具,放在萨克斯出产的高级桌布上;而他用来品尝西班牙雪利酒、葡萄牙红葡萄酒或是掺有桂皮、香蕨和肉桂的红葡萄酒的杯子,总是俱乐部独具特色的水晶杯。为了使他的饮品一直保持清凉可口,俱乐部为他准备了取自美洲湖泊的冰块,运费极其可观。

所以,每天过着这种生活的人就算是个古怪的人,我们也应该承认,这种古怪自有其诱人之处。

福格先生在萨维尔街的住宅,虽然称不上富丽堂皇,却极其舒适。由于主人的生活习惯永远按部就班,所以这里需要人做的工作并不多。不过,福格先生严格要求他那唯一的仆人,日常一切必须准时,而且要有规律。

10月2日这天,菲利斯·福格先生辞退了他的仆人詹姆斯·福斯特,因为这个年轻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他为主人准备的剃胡子的热水应该是48℃,而他送来的却只有46℃。

此刻,福斯特正在等待接替他工作的新仆人。这位新人应该在十一点至十一点半之间到达这座房子。

菲利斯·福格先生稳稳地坐在扶手椅上,双脚并在一起,像是正在接受检阅的士兵一样端庄。他的两手按在膝盖上,腰身挺直,高高地昂着头,聚精会神地看着挂钟的指针在一点点地移动。这是一种功能复杂的挂钟,不但能显示小

时、分、秒,而且还能显示年、月、日、星期。钟声敲响十一点三十分的时候,福格先生按照日常习惯,将动身前往改良俱乐部。

正在这时,福格先生在小客厅听到了敲门声。

已经被辞退的詹姆斯·福斯特走了进来。

“新仆人来了。”他报告说。

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走了进来,向福格先生行了个礼。

“你是法国人,名字叫约翰?”菲利斯·福格先生问道。

“如果你不介意,我的名字是让,先生。”新来的仆人回答道,“‘让-万事通’是我的绰号。这个名字,说明我天生就具有处理一切困难的本事。我认为自己是个诚实的人,先生。不过,说实话,我干过很多种行当。我做过四处飘荡的歌手,做过马戏班的演员;我还能像莱奥塔尔一样表演空中杂技,还能像布隆丹一样在钢丝上跳舞。后来,为了更好地发挥我的才能,我做了体操教练。最后,我在巴黎的消防队做到中士,在那段时间还扑灭过几次危险的火灾。不过,我现在离开法国已经有五年了。因为渴望尝试一下管家的滋味,便跑到英国来做仆人。可是我至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家。我听说菲利斯·福格先生是全英国最讲究规矩、最喜爱安静的人,所以我就跑到你这里来了。希望能在你家过上那种安稳日子,能够让我忘记过去的一切,甚至包括‘万事通’这个名字。”

“万事通这个名字,倒是很适合我的要求,”这位绅士回答道,“你的情况已经有人介绍给我了。我知道你有一些特长。你知道我对工作的要求吗?”

“知道,先生。”

“那好!你的表现在几点钟?”

“十一点二十二分。”万事通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只长形大表,看了看回答。

“你的表已经慢了。”福格先生说。

“原谅我,先生,可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你的表慢了四分钟。不过,慢也没关系,你只要清楚慢了多长时间就可以了。好了,从现在开始,自1872年10月2号星期三上午十一点二十九分,你就是我的仆人了。”

说完,菲利斯·福格先生站起身,左手拿起帽子,认真地戴到自己头上,然后不再多说一个字,迈步走了出去。

万事通听到大门第一次关闭的声音,知道这是他的新主人已经出了门。紧接着,传来大门第二次关闭的声音,他知道这是他之前那个仆人詹姆斯·福斯特走了出去。

现在,只有万事通一个人孤独地留在萨维尔街这座住宅里。

第二章

万事通确信自己如愿以偿

“毫无疑问，”万事通开始感到有些诧异，他自言自语道，“我在杜索太太家里看见的那些‘好好先生’，和我现在这位新主人简直一模一样！”

这里应该说明一下的是，杜索太太家中那些“好好先生”都是一些蜡像，在伦敦很受观众欢迎。那些蜡像做得仿若真人，只是不能说话而已。

刚才，万事通在初见菲利斯·福格先生的那短短的几分钟内，已经迅速地把这位未来的主人仔细观察了一番。这位先生大约四十岁左右，相貌高贵而又英俊，身材魁梧，有着金色的头发和胡须，额头饱满光润，甚至连太阳穴都见不到一丝皱纹。他脸色有些苍白，牙齿整洁。显然，他的气质已经达到相面术士所称颂的“寓动于静”的境界，而这种境界正是那种沉默寡言却善于行动的人所共同具有的美德。他安详、镇静，眼睛明亮，目光专注，简直是整个英国国土最常见的那种稳健的、典型的英国人。安吉莉卡·考夫曼^①经常用传神的妙笔把这种人描绘成带有书卷气的英国人的代表。通过福格先生的日常起居，人们对这位绅士的印象是，他的言行举止一向沉着稳健、中规中矩，简直像勒鲁瓦^②或者伊恩肖的精密计时器一样准确无误。事实上，福格先生本身就是准确的化身，这一点从他两手和两脚的动作都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，因为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，四肢本身就是表达内心情感的器官。

菲利斯·福格先生属于那种凡事绝对讲究规律的人，他们做事总是事前有所准备，遇事从不慌张，甚至节制到从不多走一步，也从不乱动一下。福格先生从不多走一步路，他去任何地方总是选择最便利的捷径。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目光投向天花板，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做任何一个动作。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激动的样子，当然也没有人看到过他烦躁不安。他是世界上最不慌不忙的人，

^①安吉莉卡·考夫曼(1720-1807)，瑞士著名女画家。

^②勒鲁瓦(1717-1785)，法国著名钟表制作商，有“现代钟表之父”的美誉。

但也从来没有因此误过任何事。人们渐渐了解到,他总是孤独自处,甚至杜绝参加一切社交活动。福格先生很清楚,在生活中与人交往,总会产生一些摩擦,而这就会影响做事,因此他从不与人交往,也从不与人产生摩擦。

至于说让——他又被人称做“万事通”,是个纯正的巴黎人。他来到英国已经有五年了,一直在伦敦从事仆人这种工作,但他至今还没有找到过一个令他感到满意的主人。

万事通不同于法国喜剧中的丑角,或者莫里哀戏剧中的小丑之流,那些人只不过是一些昂首耸肩、装腔作势、目光空洞的无赖,而万事通则完全不同。他是一个出色的小伙子,相貌可爱,嘴唇微微向上翘起,似乎总是在准备品尝些什么东西,或者是亲吻一下什么人。他的脑袋圆圆的,亲切可爱,使人感到他和蔼而又殷勤。他生了一对蓝眼睛,面色红润,脸胖乎乎的,胖得连他自己都能看到自己的颧骨。他身材魁梧,肩膀宽阔,肌肉强健有力,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他早年勤于锻炼的结果。他有一头棕色的卷发,总是有些乱蓬蓬的,因为倘若说古代的雕塑家都懂得密涅瓦^①的十八种梳头技巧,那么万事通却只掌握了一种,那就是用梳子在头上胡乱刷它几下,草草了事。

任何一个审慎的人,只要略加思考都不会认为这个性格外向的毛头小伙子,能够符合菲利斯·福格先生的要求。他是否能够满足他的主人所要求的那种绝对的准确无误呢?这只有经过试用之后,才能够了解清楚。人们明白,万事通早年曾经四处漂泊,他现在则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稳定的地方了。他听到人们都称赞英国的绅士性格持重稳健,做事有条不紊,于是便跑到英国来寻找稳定的生活。可是,一直到目前为止,命运似乎还未曾眷顾他,因为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稳定下来。他已经换了十户人家,可是那些主人往往性情古怪无常,行为荒诞不经,总是热衷于寻求刺激,喜欢四处奔波。这种生活,对于万事通说来,已经不再适合了。

他的最后一位主人是一名国会议员——年轻的朗斯费理勋爵。这位勋爵晚上经常光顾海伊市场的“牡蛎酒吧”,最后往往被警察架回家来。万事通出于一片好心,大胆而又不失尊敬地规劝了主人几句,结果却惹得那位勋爵大人怒气冲天,于是万事通便辞去了那份工作。正在这个时候,他听说菲利斯·福格先生需要一个仆人,于是他便打听了一下这位绅士的情况,知道他的生活极其讲究规律,既不在外面过夜,也不外出旅行,甚至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家。而这种风平浪静的生活,对万事通来说,是再满意不过了。因此,他前来登门应征,正如大家所知,他的愿望立刻得以实现。

^①密涅瓦,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。

钟声响过十一点三十分，萨维尔街这所住宅只剩下了万事通一个人。他毫不迟延，立刻开始巡视这所住宅，从地窖到阁楼，全部查看了一遍。看来，这座房子整齐清洁、庄严朴素，而且非常舒适方便，他因此感到格外愉快。他感到，这座房子对于他来说，就如同一个美妙的蜗居，而且是一个只用煤气就可以照明和取暖的蜗居，因为煤气足够供应这里一切照明和取暖的需要。

在三楼，万事通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供他居住的房间。这个房间也使他感到非常满意，里面装着电铃和话筒，可以接通地下室和二楼的各个房间。在壁炉上方悬挂着一只挂钟，上面的时刻严格按照福格先生卧室里的挂钟校对过，两个钟表一秒不差。

“这里简直妙极了，这里简直妙极了！”万事通自言自语道。

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现，就在挂钟的上方，还贴了一张工作事项流程图。于是，他清楚地明白了自己每天的工作内容，也就是从早上八点钟，菲利斯·福格先生按时起床的时刻开始，一直到十一点三十分，福格先生动身去改良俱乐部吃午餐为止，他需要做的全部工作：八点二十三分，为主人送茶和烤面包；九点三十六分，送刮胡子的热水；九点四十分，梳理头发……然后从上午十一点三十分，一直到午夜十二点——这位绅士按规律睡觉的时间——所有应该做的工作，全部写得清清楚楚。万事通高高兴兴地对着这张工作事项流程图仔细研究了一番，把按时要做的工作都牢牢地印在了脑子里。

他这位主人的衣柜里挂得满满的，里面各种服装应有尽有。每一条裤子，每一件上衣和每一件背心，都按次序编排了号码，这些号码又被记载在收取衣物的登记簿上。上面注明，随着季节的变化，哪一天该穿哪一套衣服，甚至连每天应该穿哪一双鞋子，都有严格的说明。

总而言之，萨维尔街的这所住宅，在那位赫赫有名、行为放荡不羁的谢里登居住的时代，大概是一个杂乱不堪的地方，但如今却被整理得舒适、幽静，令人感到异常轻松愉快。这座房子里没有图书室，甚至连一本书也见不到，因为对于福格先生说来，那些完全没有必要。改良俱乐部设有两个图书馆可以为他提供服务，一个是文艺书籍图书馆，另一个是法律和政治书籍图书馆。

在福格先生的卧室中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保险柜，构造非常坚固，既可以防火又可以防盗。在这个家里，绝对找不到任何武器，无论是打猎用的武器，还是打仗用的武器，一概没有。这里的一切，都显示着主人喜爱安宁的性格。

万事通把这所住宅仔细地检查一遍之后，情不自禁地搓着双手，胖乎乎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。他兴高采烈地重复道：“简直太美妙了！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！福格先生一定能和我愉快相处！他不大喜欢与人交往，做事规规矩矩，简直就像是一台机器！哦，最后能够伺候一台机器，我再也没有任何怨言了。”

第三章

一场会使福格先生付出巨大代价的打赌

十一点三十分，菲利斯·福格先生准时走出他位于萨维尔街的住所，他的右脚在左脚前迈动了 575 次，左脚在右脚前迈动了 576 次之后，便到达了改良俱乐部。这是一座高大的建筑，巍峨地耸立在帕尔·玛尔大街，而建造这样一座富丽堂皇的俱乐部至少要花费 300 万英镑。

菲利斯·福格先生直接走向餐厅。这时，餐厅面向花园的九个窗户已全部打开，透过窗口，可以看到花园里的树木被染上一层金黄的秋色。他在他一贯用餐的那张餐桌旁坐了下来，餐桌上已经摆好了他一贯使用的餐具。他的午餐是一盘冷拼，一盘用上等“雷丁产酱油”烹制的鲜鱼，一盘配有香菇的深红色烤牛排，一块镶嵌着香大黄和青醋栗的点心，另外还有一块干酪。饭后，他又喝了几杯俱乐部特备的好茶，以助于消化那些美味。

十二点四十七分，这位绅士站起身，从餐室走向大厅。大厅富丽堂皇，装饰着许多油画，每张画都配有精美的画框。在大客厅里，侍者递给菲利斯·福格先生一份还没有裁开的《泰晤士报》。他娴熟地将报纸裁开，这本来是一件颇费周折的工作，但是从他熟练自如的动作看出，他已经习惯做这件事情了。这份报纸，福格先生要一直看到三点四十五分；然后再看新到的《旗帜报》，一直到晚餐时间。晚餐的菜品和午餐的相同，只是多了一道上等的英国蜜饯。

五点四十分，福格先生又回到大厅，专心阅读《每日晨报》。

半小时后，改良俱乐部的一些会员相继进入大厅，走近正在燃烧的壁炉。其中几位俱乐部会员是常常和福格先生一起打牌的伙伴，他们和福格先生一样，全都是“惠斯特”牌迷，其中有工程师安德鲁·斯图尔特、银行家约翰·沙利文和萨缪尔·法伦廷、啤酒商托马斯·弗拉纳根，还有戈蒂埃·拉尔夫——英国国家银行的一位董事。这些人既富有，又大名鼎鼎，即使在俱乐部的会员中，也可称作金融工商界的精英。

“我说，拉尔夫先生，”那位托马斯·弗拉纳根先生问道，“那起盗窃案最后怎么样了？”

“哦，”安德鲁·斯图尔特先生说，“还不是银行赔钱了结！”

“我的看法和你恰恰相反，”戈蒂埃·拉尔夫先生说，“我希望，我们能抓到这个盗贼。已经有很多聪明能干的警探，被派往美洲和欧洲所有的重要港口。我看，这位窃贼先生很难逃脱那些警探的罗网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一些破案的线索？”安德鲁·斯图尔特问道。

“我首先要说明的是，事实上那个人并不是窃贼。”戈蒂埃·拉尔夫表情严肃地说。

“什么？偷了 55000 英镑还不是窃贼？”

“不是窃贼。”戈蒂埃·拉尔夫回答。

“难道是企业家？”约翰·沙利文问道。

“《每日晨报》认定他是一位绅士。”

说这句话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菲利斯·福格先生。他从报纸后面露出脑袋，向大家点头致意。人们也向他还礼致意。

他们谈论的这起事件，正是全英国各家报纸目前争论不休的话题。这起盗窃案发生在三天前。9月29日，一大捆数额高达 55000 英镑的巨款，竟然被人从英国国家银行总出纳员的小柜台上偷走了。

如此巨额的现金竟然被偷窃得如此轻松，人们不免感到惊异。对此，国家银行副总裁戈蒂埃·拉尔夫先生解释说，那时出纳员正忙于登记一笔 3 先令 6 便士的收款，他的眼睛当然不可能处处兼顾。

不过，这里首先应该把这家银行的情况介绍一下，以便大家更容易理解整个案件的蹊跷。这家令人尊敬的英国国家银行，似乎非常信任客户的人格。他们既不设保安，也没有门卫，甚至出纳柜台前连预防盗窃的铁丝网也没有。这里的金银和钞票随意地堆放在一起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位顾客都可以随意动一动，摸一摸，而银行的任何一个职员都不会对顾客的诚实可信产生怀疑。一位对英国的风俗人情十分了解的观察家，甚至曾经这样描述过：有一天，在英国国家银行大厅，他好奇地走近一根重达七八磅的金条。当时，这根金条就放在出纳员的小柜台上。他拿起这根金条，仔细看过之后，随手递给了身边一个人，这个人看过后又递给另一个人，于是这根金条就这样被一个个传下去，最后一直传到昏暗的走廊尽头。半小时后，这根金条又被传回了最初所在的地方。而在此期间，那位出纳员竟然连头都没有抬一下。

但是，9月29日这天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。一大捆钞票竟然一去不返！当挂在“汇兑处”上方的那只挂钟敲响五点钟的时候，一天的工作结束，英国国家

银行只好把这 55000 英镑记在了损益账上。

当然,毫无疑问这是一起蓄意盗窃案。于是,警察中最精明干练的一批侦探被派往了世界各个主要港口,比如利物浦、格拉斯哥、哈佛、苏伊士、布林迪西、纽约等地。他们得到一项承诺,任何人侦破了这起案件,都可以获得 2000 英镑的奖赏,外加追回的失窃款的百分之五作为酬金。目前,这些警探散布在世界各大港口,一边等待不断传来的最新的案件调查材料,一边严密监视着港口所有的过往旅客。

然而,正如《每日晨报》的报道所言,人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种假设:此案的案犯绝不是英国任何一个盗窃集团的成员。9 月 29 日那天,有人看到一位衣着上乘、相貌出众、气质高雅的绅士,在付款大厅也就是案发现场,徘徊了很久。根据调查结果,警方已经相当准确地掌握了这位绅士的外貌特征,并立即向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全部警探发出了通报。正是由此,几位卓有见识的先生,其中包括戈蒂埃·拉尔夫先生,便理所当然地认定这个窃贼难逃法网了。

也正如公众所料,这起案件已经成为伦敦和整个英国当前最热闹的话题。人们纷纷发表着各自的见解,有人认为首都警署很快就能破案,有人则断言此案根本不可能侦破。为此,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争得不亦乐乎。所以,听到改良俱乐部的会员们谈论这起案件,大家都不会感到惊奇,因为其中正有一位英国国家银行的副总裁。

高贵的戈蒂埃·拉尔夫先生不愿意相信,这起案件会得不到令人满意的侦破结果。因为他一向认为,如此巨额的奖金一定会大大地激起警探们的热情,使他们争先恐后地展示出自己的才能。不过,他的会友安德鲁·斯图尔特先生却没有他这样坚定的信心。于是,这些绅士一边继续争论着这起窃案,一边围坐在一张牌桌四周,斯图尔特先生坐在弗拉纳根先生对面,而法伦廷先生坐在了菲利斯·福格先生的对面。

打牌的时候,他们都保持着沉默,但在上一局结束和新一局开始之间的间歇,中断的辩论又重新热烈起来。

“我认为,”安德鲁·斯图尔特先生说,“这个窃贼肯定能够逃掉,他一定是个敏捷的人!”

“逃掉!”拉尔夫先生说道,“找不到容身之地,他能逃到哪儿去?”

“你在说什么?”

“你说他能逃到哪儿去?”

“对此,我无可奉告,”安德鲁·斯图尔特回答道,“不过,无论如何,世界是一个非常辽阔的地方!”

“那是过去的事了……”菲利斯·福格低声说着,拿起洗好的牌,递给托马

斯·弗拉纳根,继续说道,“该你倒牌,先生。”

大家继续打牌,争论也暂时告一段落。过了不久,安德鲁·斯图尔特又接续前面的话题说:“你说什么,那是过去的事?难道现在地球变小了?”

“当然如此,”戈蒂埃·拉尔夫说,“我赞同福格先生的看法。地球的确变小了,因为现在环游地球一周,比起一百年前的速度要快上十倍!因此,这使我们谈论的这起案子的侦破速度也会加快。”

“而那个窃贼逃跑起来,不也更方便了!”

“该你出牌了,斯图尔特先生!”菲利斯·福格说。

可是,固执的斯图尔特并不服气,打完一局牌后,他又继续说道:“你应该承认,拉尔夫先生,认为地球变小了简直是在开玩笑!你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现在用三个月的时间就能绕地球一周……”

“只要八十天。”菲利斯·福格说道。

“完全正确,亲爱的先生,”约翰·沙利文插了一句,“自从大印度半岛铁路罗塔尔至阿拉哈巴德段通车以来,八十天已经足够了。正好,《每日晨报》这里刊登了一张时间表:

从伦敦至苏伊士,途经塞尼斯山和布林迪西		乘坐火车和轮船
		7 天
从苏伊士至孟买	乘船	13 天
从孟买至加尔各答	乘坐火车	3 天
从加尔各答至香港	乘船	13 天
从香港至日本横滨	乘船	6 天
从横滨至旧金山	乘船	22 天
从旧金山至纽约	乘坐火车	7 天
从纽约至伦敦	乘坐轮船和火车	9 天
总计		80 天。”

“是的,正好八十天!”安德鲁·斯图尔特大声说着,同时不经意间出错了一张牌,“不过,这八十天并不包括恶劣天气、逆风行驶、轮船失事以及火车出轨等意外事件造成的延误。”

“八十天包括了所有意外。”菲利斯·福格先生一边打牌,一边说道。

这次争论,使他们无暇顾及打“惠斯特”必须保持安静的规矩了。

“如果那些印度的土著人,或者美洲的印第安人把沿路的铁轨扒掉呢?”安德鲁·斯图尔特叫了起来,“如果他们竟然拦截火车,抢劫行李,还要剥掉旅客的头皮怎么办?”

“八十天全都包括了。”菲利斯·福格一边回答，一边把手里的牌摊在牌桌上，“两张王牌。”

这时，轮到安德鲁·斯图尔特洗牌，他一边洗牌一边说道，“从理论上说，你是对的，福格先生，可是事实上……”

“事实上也是八十天，斯图尔特先生。”

“我很想看看，你如何能做到。”

“那就看你怎么决定了。我们可以一起去。”

“上帝保佑，我才不干那种事！”斯图尔特大声说，“不过，我敢用4000英镑打赌，八十天绕地球一周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正好相反，完全可能。”福格先生回答道。

“好了，那我们就赌一把。怎么样？”

“八十天绕地球一周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，我非常乐意赌一把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立刻启程。”

“简直是疯了！”安德鲁·斯图尔特又大叫起来。福格先生的一味坚持，使他感到气恼，“好了，继续吧，还是让我们在这里安心打牌吧。”

“那你重新洗牌吧，”菲利普斯·福格先生说，“你发错了牌。”

安德鲁·斯图尔特用有些发颤的手重新把牌收起来。可是突然，他又把牌扔到桌子上，说道：“哦，好了，福格先生，我们就这样定了，我赌4000英镑！”

“亲爱的斯图尔特，”法伦廷这时在一旁劝解道，“请你冷静一些，这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。”

“我说赌就一定赌，”安德鲁·斯图尔特回答道，“我绝不是随便说说的。”

“我同意！”福格先生说着，又转身对其他几位牌友说，“我在巴林银行有20000英镑，我很愿意用它们赌一把……”

“20000英镑！”约翰·沙利文叫道，“一旦发生任何意外，你回来晚一步，20000英镑就全都化为乌有了！”

“不可能发生任何意外。”菲利斯·福格简短地回答。

“可是，福格先生，八十天可是最短的时间啊！”

“如果能好好利用最短的时间，那就已经足够了。”

“如果想不超过八十天，必须准确无误地一下火车就上轮船，一下轮船立刻又上火车！”

“我会准确无误地掌握时间。”